

DAOMU
【十年之约】

盗墓笔记大结局 (上)

【一本记录瓶邪相聚的手记资料】

手记本

稻博／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盜墓大結局



【一本记录瓶邪相聚的手记资料】

手记本

稻博／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大结局: 全2册 / 稻博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18-3943-9

I. ①盗… II. ①稻…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3878号

书名 / 盗墓大结局
DAOMU DAJIEJU

著: 稻 博
出 品 人: 金海滨
责任编辑: 颜云飞
选题策划: 龙 雄
装帧设计: 崔 倩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电 话: 0451-84270514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 编: 150016
发行电话: 0371-55070523 / 0371-55070515
传 真: 0371-8605095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4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18-3943-9
定 价: 64.00元 (全套两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水泥密室	7
第二章	黑猫	14
第三章	皇陵墓道	26
第四章	开馆寻尸	37
第五章	前往长白山	47
第六章	终极	57
第七章	夜宿老街	67
第八章	石上石	81
第九章	黄金冥器	94
第十章	屠杀	104
第十一章	活宝十三	117
第十二章	九重天的秘密	128

盗墓大结局

(上)

手记本

第二十二章	小哥笔记	244
第二十一章	拔仙望天	233
第二十章	龙纹石盒	222
第十九章	被禁止的感情	212
第十八章	同归于尽	202
第十七章	血尸禁婆	190
第十六章	阴魂不散	176
第十五章	奈何桥	162
第十四章	仙崖洞穴	148
第十三章	神仙蛙	138

盜墓大結局

(上)

手記本

【一本記錄瓶邪相聚的手記資料】

稻博／著

黑龍江美術出版社

盗墓大结局

(上)

手记本

悠悠长白，雪岭寒山，东北冷风渐起。
怅流景无多，命格如此。
欲问苍天何悲，叹此生、予予多年行
雾迷归途，诡计权术，独自背负。

三圣，掩终极。

冷嘲世人愚，苦求长生。

却奈何，唯他心存天真。

应是一世无邪，未料想，迷雾难回头
换十年，不悔当初，并肩携手一路。



十年，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难忘的十年？

十年之约，是让人最煎熬的，那种痛苦犹如百爪挠心。

再次重逢，一切痛苦的等待都变成值得。

『无邪，带我回家。』

短短的一句话，卸下了曾经独自背负的一切。

这……

才是读者心中，真正完美的盗墓大结局。

瓶邪
相聚



目 录

第一章	水泥密室	7
第二章	黑猫	14
第三章	皇陵墓道	26
第四章	开馆寻尸	37
第五章	前往长白山	47
第六章	终极	57
第七章	夜宿老街	67
第八章	石上石	81
第九章	黄金冥器	94
第十章	屠杀	104
第十一章	活宝十三	117
第十二章	九重天的秘密	128

盗墓大结局

(上)

手记本

第二十二章	小哥笔记	244
第二十一章	拔仙望天	233
第二十章	龙纹石盒	222
第十九章	被禁止的感情	212
第十八章	同归于尽	202
第十七章	血尸禁婆	190
第十六章	阴魂不散	176
第十五章	奈何桥	162
第十四章	仙崖洞穴	148
第十三章	神仙蛙	138

十年之约，
瓶邪相聚情形之一——鬼玺

第一章 水泥密室

十年的时间其实很长！真的很长！说这期间什么故事也没发生，那不可能，如果说静静地等了十年，我自问做不到。

自从与闫油瓶在长白山分别之后，我始终无法真正把心思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在杭州的铺子里，虽然我表面上看来，恍如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似乎一点痕迹都没有剩下。可实际上，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青铜门后面的张启灵，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三叔和那片鬼域的下面的渊源，蛇沼中的那个阿宁，陨玉中的陈文锦，老痒的母亲，那个和自己有着莫名其妙关联的齐羽以及某个时刻领走我的邮件的另一个我……

有时候发呆会让时间过得更快，可每天被这些乱麻般的谜团折磨，时间又显得非常难熬。忘记或者麻木，都只是暂时的，自我欺骗或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这样，我煎熬了半年，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安静了，因为我清楚得知道十年的等待多么的漫长！也许行动起来还会有所收获，哪怕一无所获，都会比现在这样好得多，起码时间会过得快一些。继续等待下去我会疯，根本等不到十年后的青铜门之约。

这时，我想起了胖子，那个有点儿年纪的痴情胖子。要命的是，一通电话打完，我发现竟然又多了一个职业失踪人士！阿贵竟然不知道胖子去哪里了，出门很久了都没回去，也没有来我这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啊！

多一刻我也坐不住了，必须立刻开始行动。先从每一个有可能的人和地点上获得更多

的信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为了更早地刨开谜团。

我甚至已经开始筹划再次前往蛇沼，进入陨玉，彻底探查三叔家鬼域的地下和秦岭青铜树的下面，还要弄到裘德考的那两个环，这足以败光从三叔那里接管来的产业。如果成功，有那几个对冥器无比热爱的伙计在，或许做完这些就会让老吴家成为老九门中的佼佼者。当然，我要的只是答案。

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活着，这些人被遗留在了谜团中，我不会忘记，也不会放弃心中寻找的希望。因为现在的吴邪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一无所知的天真，我亲身经历这个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并深深相信这种奇迹无所不在，另外还有我心中深深埋藏的那份感情，那份感情是超越世界的界限的。

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清晨，我正在西湖边跑步，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上海的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打来的，我赶忙接听了电话。他在电话告诉我，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短期展览，他其中发现了一件奇特的古董，觉得会对我有不小的用处，可是朋友说展览在下午五点就要撤展了，但是如果我赶得上高铁的话，应该可以在中午前到达。

我非常欣喜和好奇，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竟让我瞬间激动起来！连衣服都顾不上换，幸好出门时带了钱包和证件，便直接奔往火车站。

一路上马不停蹄，终于在下午一点前跨进了上海博物馆的大门。

大厅中央，一个分别许久的身影，拿着还没挂断的手机向我望来：“吴邪！”他用苍老而焦急的声音叫我。

“啊，张教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快步朝他走去。

“哎呀，你可算到了！快，快，先到展厅里看了再说！”张教授拉着我的胳膊，急急忙忙地把我拽向一个短期展的展厅。

我边走边问他：“张教授，是一个怎么样的古董？”

他简略地回答道：“六角铜铃！”

“啊！”我激动得有点窒息，赶忙耸肩赶走我当时尴尬的表情。但是内心仍然翻江倒海，因为此行真的非常重要，我的行动开始变得真正有意义了。

张教授又补充解释说：“可不是一个，而是在一棵特别的树上挂了很多！”

听到后，我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差点没站稳，瞬间想到了以前许多……

“难道有人从那里把它带上来？！”正回忆着，我们便进入了那个存放六角铜铃的展厅。

这是一个收藏协会的会员展，展品全部是会员的私人收藏品，主题是“青铜”。所以

展厅内汇集了各个时代的青铜器，这对于私人藏家来说难度非常之高。

张教授直接把我带到了那件特殊的展品前面，我在欣喜和震撼之余，还有些出乎意料，因为这件古董有一半与我想象的不同。我原以为是有人从海底墓把那整件的珊瑚树和铃铛盗上来了，而后被人收藏并在此展出。可当我看到这件物品时，却发现了问题。

那些六角铜铃和在海底墓见过的一模一样，但那棵挂铜铃的树却不一样，它并不是一棵珊瑚树。虽然高度相近，但这挂满六角铜铃的却是一棵青铜树，造型纹理都与秦岭神树如出一辙。

这就奇怪了，这是经过了什么样的事件才会形成这样的张冠李戴？！我正在纳闷时，张教授将一个人请到我面前介绍说：“吴邪，这位就是这件展品的主人，盛先生。”

“你好！”我和面前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盛先生握手，便直接问道：“请问盛先生，这棵青铜树和这些六角铜铃您是从哪里得来的？”盛先生听完我的问话，有一些尴尬，只是干笑两声并未直接回答。

我埋怨自己的鲁莽，解释道：“哦，盛先生您不用担心，我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是来调查您的，只是好奇想问问。”

盛先生环顾四周，确定展厅内人不多，才偷偷对我说：“跟我来，这里不方便。”

我也能够理解，于是三人一起来到了一间库房旁边的小办公室，这里没什么人过来，很安静。

关上门坐下后，盛先生低声说道：“唉，你是张教授的朋友，我也就不瞒你们了，其实现在这件展品是高仿复制品，真品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啊？！那真品呢？”

“吴先生，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卖这东西给我的人自称张盐城，但我估计这并不是他的真名。看货交易是在北京，验货时，我非常肯定这是一件宝贵的真品，它的年代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以前，于是我立刻激动地完成了这笔数额巨大的交易，可是之后我便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知觉，昏倒在地。醒来后以为张盐城会掳走我的东西，可是这挂满六角铜铃的青铜树依然在，这让我非常感激。直到我参加这次协会百周年紀念展，才发现了调包真相，还是在开箱时被博物馆研究员察觉的。”他叹了口气，停止了叙述，中间我并没有打断他，可我心中跳出过很多念头。

他刚讲完，我便问道：“你晕倒前触摸过这些铜铃和树吗？”

“验货时当然碰过。”

“那醒来后呢？”



他悔恨道：“没有想那么多，当时看到宝物还在，高兴还来不及呢！”

“盛先生，据我所知，这种古青铜器具有一定的致幻功能，尤其是碰响那六角铜铃。您发现问题之后联系过那个卖家‘张盐城’吗？”

“当然联系了，可是根本就找不到他！而且这青铜树是我亲自押运过来的，绝不可能是在路上被调包，一定是那个‘张盐城’搞的鬼！”说完之后他又再三强调，是看在张教授的面子上才告诉我实情，请我为他保密。

离开博物馆后，我请张教授吃了顿晚饭，一方面表示谢意，一方面叙叙旧，然后赶末班车回了杭州。

末班车的车厢很空，我独自坐着，四下无人，我开始静静地回想着这整件事。

第一个从我脑海里蹦出来的人就是老痒，随之我又轻轻地摇了摇头否定。

不可能是老痒，他没有见过海底墓的这种挂铃树形式，也没见过和他耳朵上不同的六角铜铃，不会是他改造仿制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秦岭神树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只是我没见过，可是老痒会再去冒一次险吗？他不是会失去记忆吗？就算他又去了，也没有这个能力取回这么大件的东西，况且这六角铜铃在运输中是很危险的物品，而且老痒是有前科的，又如何能把东西带到北京交易？所以，肯定不是他。

也许是一个非常影响力的组织，说不定是与之之前整个事件有关的组织，一个与老九门有关的组织。一定是这样的，只有这种实力才会得到那棵青铜树和六角铜铃。但他们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方法，只是为了骗取盛先生一笔巨款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大可不必再复制一个假的给盛先生，因为事后盛先生不可能再找到他们。难道他们就是为了让盛先生把这赝品带进收藏界，带进人们的视野？难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布一种讯息？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列车飞驰着，像带着我开进无底深渊。

原本，我只意识到不能停下来，我还必须走下去，因为还有一个十年。可是现在，我意识到其他人根本没有停下来，所有人都在继续，继续那个计划，只是更加隐蔽了……

一个念头飞闪而过——我必须找到胖子！

想到这里，我立刻掏出手机，上网买了最早飞往南宁的机票，起飞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半。

一到杭州我便赶去铺子里收拾路上要用的东西，当我到铺子里的时候，王盟竟然还没下班，这小子现在比以前卖力多了，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见我一进铺子就开始收拾东西，便问道：“老板，您这是要出远门？”

“嗯，我要去一趟广西，明早九点半到南宁的飞机，我不在的时候，铺子里的事都由

你来负责，对了，如果胖爷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去找他了，让他给我打电话，联系不上就在杭州等我。”等我嘱咐完，王盟又问我是否会去很久，会不会很危险，我强装轻松地对他：“你安心看店吧，我怎么可能有事？有事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抵达南宁后，广西盘口的一个伙计开车来机场接我。我们辗转颠簸进了十万大山，又在一个日落时分到达了巴乃。看着眼前熟悉的瑶寨，我根本无法想那些已经逝去的人，那会触动我最细腻的神经，把我的情绪引入低谷。

来到阿贵家，他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在等我，于是我们边聊边吃。

我向阿贵问起胖子，他开始激动地向我描述胖子近来的情况。他说这段时间胖子恢复得挺好，每天能像大家一样正常地生活，并开始与各地来的游客交流，可就在半个月前，胖子突然说要出去散心，便走了，直到我到这里来找他，他也没回来。

后来阿贵曾去找过胖子，附近的县城和寨子都找遍了，连那个诡异的怪湖都去找了，可就是不见胖子的踪影。阿贵说这些的时候愧疚地看着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跟他讲，胖子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可是安慰他让他宽心的话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谁也不知道胖子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

夜晚我无法入眠，开始计划寻找胖子，可实际上我也没有任何方向。第二天一早，我便把寨子里外曾经到过的地方走了一遍，把胖子留在屋里的东西也整理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线索。

我试着通过南宁的关系，查最近广西发生的特别的事件，但是一无所获，难道他不在广西？

又是一个夜晚，我躺在我和胖子曾经一起住过的房间里，辗转难眠。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房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我惊跳起来：“谁？！”来人也大吼：“谁？！”，一双带风的大手已经劈了过来，我立马反应过来：“胖子！是我！”

那大手稍顿了一下，缓缓力拍了一把我的肩膀，“哈哈！无邪同志怎么跑到这儿来找胖爷我啦？”

我对着胖子胸口也是一拳，笑骂道：“你这死胖子，怎么也变成了职业失踪人士？！害得我一路担心到这儿！”

胖子酸溜溜地说：“啧啧，现在竟然这么关心起我来了！”

我不服气道：“哼，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啦？这些天你到底跑哪儿野去了？！我和阿贵满世界找你！”

“先让我喝口水吧！”胖子端起桌上的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干净，然后一屁股坐

到我旁边说：“我不想荒废了这身手，打算把业务重新捡起来，万一我们的天真同志哪天又需要我呢？而且我最近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信息，这不刚踩完点回来嘛，正准备去找你呢！”

听了胖子的话，我知道他是真的恢复了，觉得很欣慰：“嗯，这倒像你干的事，现在我来了，省得你去找我了。”

“哎？你这段时间忙活什么呢？怎么直接跑巴乃来找我了？小哥有没有出现过？”胖子伸了个懒腰躺下了，看样子这些天在外面挺辛苦的。

听到胖子的问话，我打开了憋了许久的话匣子。我把在三叔铺子、地下室、鬼域发生的遭遇全告诉了胖子，他躺在那里啧啧称奇，然后，我提到了闷油瓶，他就腾地一下坐了起来：“什么？小哥来找你了？还去楼外楼吃饭，也不叫上我？！”

我哭笑不得，说：“哈，我倒是想叫上你啊，可来得及吗？你那会儿在巴乃，而且闷油瓶也不给我时间啊，说出发就出发，我紧赶慢赶中间还追丢好几回，总算是和他一起进了长白山……”然后我又把长白山发生的事，一直到与闷油瓶彻底分开——说给胖子听。

胖子听完我的叙述安静了一会，用手把身子一撑坐了起来，对我说：“小哥始终还是不愿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我们要是压根儿不知道也就算了，可偏偏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却没法儿帮他分担，哎，他能找你告别就算不错了！”

我继续向胖子宣泄着不解和疑惑：“既然闷油瓶愿意让陈文锦和老九门其他人进去守护那个世界终极的秘密，可为何偏不让我这最该进去守护的人去？！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他难道不知道，我不怕危险，我只想知道答案吗？！还有他当初莫名其妙地答应霍老太和小花他们去张家古楼，难道只是为了给裘德考弄到那两个环？！”

胖子看了看窗外，摇着头说：“唉，看来你是一点儿都没放下，还发酵了！”

我正色道：“我如何能放下？先是另一个‘我’拿走了可以为我解答谜题的邮件，现在又出现了那些六角铜铃和从没出现过的怪异的青铜树，他们的计划还在继续！一切都没停下过！我急着赶过来还不是怕你没防备，被人算计！我们要主动探明真相！”

胖子并没有反驳，他问我：“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最好是提神点儿的！”

我说：“我首先打算去三叔铺子下面的南宋皇陵，也就是那鬼域的地底下，我倒要看看这计划下隐藏着的惊人秘密，还能剩下些什么焦炭！”

胖子两眼发光道：“真够提神！无邪你现在长进啦，够胆，够狠，够不要命！不过胖爷我喜欢，那南宋皇陵里的冥器应该还是很养手的！”

唉，三叔铺子下面的世界可以说是离我最近的秘密，无论是关系还是距离。所以，我